



敦煌纪行：触摸丝路文明的温度

□ 杨兰香 王骁

当车轮碾过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，风里的沙粒忽然有了不同的重量——那是混着壁画矿物颜料、古城夯土与驿站铜铃余韵的气息。敦煌，这座被流沙半掩的丝路明珠，从历史课本的铅字里跳脱出来，化作眼前连绵的鸣沙山、斑驳的崖壁与沉默的关隘。我带着满心期待，开启了这场跨越千年的寻古之旅，而莫高窟、玉门关与悬泉置，便是这场旅程中三颗最璀璨的时光印记。

莫高窟：崖壁上的千年画廊

来到敦煌，便像走进了丝路历史的褶皱里。这座古时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宛如一颗被风沙打磨得愈发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河西走廊的西端。千百年间，它始终是中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——东方的笔墨书香与西域的驼铃梵音在此相遇，碰撞、交融，最终沉淀出独属于敦煌的厚重文化肌理。而提及敦煌，绕不开的，便是那座与它的盛名紧紧缠绕的艺术宝库——莫高窟，人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它为“千佛洞”。

从敦煌市区出发，车程约半小时，便远远望见鸣沙山东麓那片赭红色的崖壁。这座石窟群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，之后的北朝、隋、唐直至五代、宋、西夏，许多的王朝匠人前赴后继在此开凿、绘制，用千年的时间在崖壁上织就了一幅浩瀚的佛教艺术长卷。

我们抵达时恰逢清晨，鸣沙山还沉浸在一片轻薄的晨雾中，沙丘的轮廓在朦胧里若隐若现，唯有莫高窟的崖壁率先被初升的朝阳唤醒，泛着淡淡的赭红色光晕，像被时光晕染的朱砂。沿着依山而建的木质栈道拾级而上，脚步轻踏在木板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与远处沙粒摩擦的“沙沙”声交织在一起。

指尖不经意掠过身旁的崖壁，冰凉的岩石带着戈壁特有的粗粝触感，顺着指尖蔓延开一丝凉意。恍惚间，仿佛穿越千年风沙，触到了公元366年那个清晨，僧人乐傅途经此地时留下的足迹。如今，这面南北绵延约1600米的崖壁上，735个洞窟如蜂巢般错落分布，4.5万平方米的壁画似展开的巨幅画卷，2415尊彩塑静静伫立。每一个洞窟、每一笔壁画、每一尊塑像，都是时光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默默诉说着千年前的信仰与匠心。站在栈道上远眺，晨光中的莫高窟，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，又藏着跨越时空的灵动，让人未入洞窟，便已被这份震撼包裹。

走进编号257的“九色鹿本生”洞窟，光线骤然暗了下来，待眼睛适应后，墙壁上的画面瞬间攫住了呼吸。九色鹿的皮毛以石绿、赭石、土黄等矿物颜料晕染，虽历经千年，仍能看出当年画师落笔时的流畅。讲解员指着画面轻声说，这些颜料取自敦煌周边的戈壁矿石，经匠人研磨后与动物胶混合，才能在干燥的崖壁上留存千年。我凑近细看，颜料层薄如蝉翼，却能清晰分辨



莫高窟 冯乐凯

出画师用不同粗细的线条勾勒出的质感：九色鹿的鬃毛用细如发丝的线条，而国王的铠甲则用粗壮的线条凸显厚重，一笔一画间，皆是古人对善与美的执着。

再往深处走，便是被誉为“东方维纳斯”的328窟彩塑。这尊胁侍菩萨高约2米，头戴宝冠，身披璎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温柔得仿佛能看透人心。最令人惊叹的是菩萨的衣褶——画师以“曹衣出水”的技法，让衣料紧贴身体，褶皱随肢体曲线自然垂落，仿佛下一秒便会有风穿过洞窟，吹动那薄如蝉翼的裙摆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，莫高窟的魅力从不是冰冷的文物陈列，而是一代代画师、工匠以生命为墨，在崖壁上写下的“活着的历史”——他们把对信仰的坚守、对生活的热爱，都藏进了每一笔色彩、每一道线条里，等着千年后的我们，隔着时空与他们相望。

走出洞窟时，阳光已越过鸣沙山的山脊，洒满整片崖壁。栈道上的游客三三两两，或低头翻看相机里的照片，或低声讨论着方才所见的震撼，声音轻得怕惊扰了崖壁上的时光。我回头望去，那些嵌在赭红色崖壁上的洞窟，如同无数双历经沧桑的眼睛，静静凝视着远处的沙海与蓝天。风从丝路的尽头吹来，带着沙粒的气息，拂过崖壁上的壁画与彩塑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来，这片土地上关于信仰的坚守、文明的交流，以及永不褪色的传承故事。

玉门关：残垣下的丝路绝唱

从莫高窟出发，驱车向西北行驶约90公里，戈壁滩的风愈发凛冽，路边的植被从低矮的灌木变成了稀疏的骆驼刺，直到视线尽头出现一抹土黄色的残垣——那便是玉门关，这座被王之涣写进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古城，如今只剩下一座夯土城楼，在风沙中坚守了两千多年。

车子驶过无边的戈壁，终于在一片土黄色的轮廓前停下。推开车门，干燥的风裹挟着沙粒扑面而来，带着西北大地特有的粗粝气息。最先闯入视野的，是路口立着的一块青灰色石碑，碑身上“玉门关遗址”五个大字遒劲有力，历经风雨却依旧清晰。石碑旁立着一块木质解说牌，印着《汉书》中那句简洁却厚重的记载：“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”，寥寥数字，瞬间将人拉回千年前的丝路岁月。

两千多年前，这里绝非如今这般寂静。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要冲，玉门关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必经之地。西域的商旅牵着满载葡萄与异域香料的驼队，从这里踏入中原；中原的商队则驮着丝绸、茶叶与精美瓷器，从这里走向西域。彼时，驼队的铜铃声日复一日回荡在戈壁上空，清脆的声响穿透风沙，将东方的温婉与西方的奔放串联成线，编织出丝路繁华的图景。

而此刻矗立在眼前的，是时光冲刷后的模样。城楼的夯土墙早已布满沟壑，像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，那是风沙与岁月留下的痕迹。顶部的缺口被狂风啃噬得参差不齐，边缘的黄土在风里簌簌剥落。仔细看去，墙体上还残留着一个个模糊的指痕。恍惚间，仿佛能看见烈日下，士兵们赤着臂膀，将黄土与

芦苇混合的“版筑”一层层夯打结实，让这道城墙成为抵御风沙与外敌的屏障。

沿着蜿蜒的木栈道走向城楼，脚下的戈壁滩铺满了细碎的石子，有灰白的、赭红的，还有泛着金属光泽的暗色石子。每走一步，石子便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摩擦声，在寂静的戈壁中格外清晰。越靠近城楼，越能感受到它的厚重——城墙高约10米，底部宽达25米，顶部宽约5米，全部由黄土夯筑而成，虽历经千年风雨侵蚀，墙体上布满裂痕，却依旧稳稳伫立，依稀能窥见当年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伟气势。

登上城楼顶部，视野瞬间开阔。向南望去，连绵的祁连山横亘在天际，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银光，像是给青色的山脉镶上了一道白边；向北则是无边无际的戈壁，土黄色的地面平坦得仿佛能延伸到天的尽头，远处的雅丹地貌如同无数座沉默的小山丘，在风里静立了千年。讲解员站在城垛旁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忽：“当年的玉门关是个完整的关隘体系，除了这座城楼，周围还有粮仓、驿站、戍卒营房，商队在这里补给，士兵们在这里驻守。可恨啊，那些建筑早就被流沙掩埋在地下，如今只剩下这座‘小方盘城’，成了丝路繁华的见证者。”

我蹲下身，轻轻触摸着城墙上的夯土，指尖能清晰触到混杂其中的细小芦苇秆——这是古人的智慧，将芦苇作为筑城的“筋骨”，既能增强墙体的韧性，又能减少雨水侵蚀。忽然，一阵风从戈壁深处卷来，卷起地上的沙粒，打在城墙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在低声诉说。那一刻，时

悬泉置：流沙下的汉代驿站



悬泉置遗址 王斌银

如果说莫高窟是“崖壁上的画廊”，玉门关是“丝路的咽喉”，那么悬泉置便是“丝路上的邮局”。这座位于敦煌市区东约60公里处的汉代驿站，因出土了3.5万枚简牍而震惊世界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多年前丝路上，驿站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。

走进悬泉置遗址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保护棚，棚内便是驿站的遗址——残存的房屋地基、马厩、水井、灰坑清晰可见，虽然大部分建筑已被流沙掩埋，但从地基的布局中，仍能看出当年驿站的规模。讲解员介绍，悬泉置建于汉武帝时期，是当时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驿站，主要负责传递公文、接待过往官员与商旅，相当于现在的“高速公路服务区+邮局”。而让这座驿站声名远扬的，便是1990年出土的那批简牍——这些用毛笔写在木片上的文字，记录了从西汉到西晋时期，悬泉置的日常运作：小到戍卒的口粮分配、马匹的饲养记录，大到朝廷的公文传递、西域各国使者的接待情况，每一枚简牍都是一份珍贵的“历史档案”。

在遗址旁的陈列馆里，我见到了几枚展出的简牍。其中一枚简牍上，用隶书工整地写着：“悬泉置以亭行，酒泉郡府。七月乙丑，佐广德受。”讲解员解释说，这是一枚公文传递记录，意思是“悬泉置的亭卒将公文送往酒泉郡府，七月乙丑日，由佐吏广德接收”。简牍上的字迹虽有些模糊，但仍能看出书写者的认真——笔画工整，结构严谨，甚至能看到墨汁在木片上晕染的痕迹。另一枚简牍则记录了驿站的“菜单”：

“出粟一斗八升，以食守属董并，从者一人，凡二人，人一食，食三升。”简单的几行字，却生动地还原了当年驿站接待官员的场景：守属董并带着一名随从从路过悬泉置，驿站为他们提供了粟米作为食物，每人每餐三升。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，却让两千多年前的驿站生活变得鲜活起来——我们仿佛能看到，戍卒们在马厩里喂养马匹，驿吏们在屋内抄写公文，过往的商旅在水井旁饮水歇脚，这些平凡的日常，共同构成了丝路上最真实的烟火气。



游客在鸣沙山游玩 王斌银

空仿佛被风吹得褶皱起来：耳边似乎响起了驼队的铜铃声，清脆悠远；戍卒们操练的呐喊声，铿锵有力；商人们讨价还价的交谈声，热闹鲜活……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丝路上最动人的乐章。可转瞬间，风声渐息，一切又归于寂静——铃声、交谈声消散了，只剩下这座残垣断壁，在风沙中静静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与沧桑。

离开玉门关时，夕阳正缓缓沉向戈壁尽头，将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橙红色。城楼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斜斜地投在戈壁滩上，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隐秘小径。我忍不住回头望去，那座土黄色的城楼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泛着柔和的光。它或许不再雄伟，却以残缺的姿态，守护着那些不该被遗忘的故事……
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枚记录西域使者来访的简牍。简牍上写着：“大宛使者侯陵，奉献天马二匹，诣京师。悬泉置啬夫（驿站负责人）广汉，以酒食迎送。”大宛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，以产“天马”（汗血宝马）闻名，而这枚简牍，恰好印证了《史记》中“张骞凿空”后，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频繁交往的历史。站在这枚简牍前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悬泉置出土的不仅仅是3.5万枚简牍，更是一部“活的丝路史”——它让我们知道，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抽象的路线，而是由无数个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站、无数个像广德、广汉这样的普通人，用脚步、用汗水、用坚守编织起来的文明交流、传播之路。

离开悬泉置时，夕阳已将保护棚的影子投在遗址上，那些残存的地基在暮色中若隐若现，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故事。回望这座被流沙半掩的驿站，我忽然明白，敦煌的魅力，不仅在于莫高窟的壁画、玉门关的残垣，更在于这些散落在沙海之中的“时光碎片”——它们串联起了过去与现在，让我们得以在行走之间，触摸到丝路文明的温度。

这场敦煌之旅，终究是一场与时光的对话。从莫高窟的壁画到玉门关的残垣，再到悬泉置的简牍，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坚守。当我踏上归途，风里的沙粒依然带着敦煌的气息，而那些关于信仰、交流与传承的故事，早已深深印刻在心底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



鸣沙山月牙泉 资料图